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18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洋味儿

□南京 吴晓平

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旅游时,友人戏称:打开两牙的正确方式是葡式蛋挞和西班牙烤乳猪。

出国旅游,除了开眼界,当然也包括尝洋味儿。其实这些年西餐在中国已经很流行,但什么是正宗洋味儿?味蕾还是很期待。比如蛋挞,我就不爱吃什么玩意儿,还软不黏不黏的一坨,不晓得什么玩意儿,老外就那么喜欢。这次到葡萄牙,一定要从根上尝尝它的老祖宗,究竟好吃在哪里?听说里斯本有一家百年蛋挞老店,门口天天排队乌泱泱的,我说必定要尝上一口。导游答应提前预约,让我们先去附近景点玩,他来排队,保证我们每人吃上。就这样,还有几个好吃的驴友不放心,放弃景点游览,和他一道去排队。一会儿,我们临时搭建的旅游群里欢呼:排到了,大家赶快来吃!我们兴冲冲地往蛋挞店,从导游手里接过热乎乎的蛋挞,的确奶香扑鼻,酥脆爽口。大快朵颐之余仔细回味,我觉得这就和吃家乡的烧饼夹油条是一个道理,只要趁热,最好靠在炉边吃,吃它那个热乎劲儿,就能吃出它美味的灵魂!如果摆凉了,皮了,一样还是甜不拉叽的没味儿。

烤乳猪是在西班牙古城塞戈维亚吃的,因为这里有一家坎迪多餐厅,烤了数百年,无数国王、元首和名人到这儿品尝过,被列入城市艺术文化遗产,所以我们必须品尝。老板一番花式切割,即为了证明他家乳猪皮脆肉酥,不用刀切,随手从桌上抓起一个瓷盘,刷刷几下,焦黄的乳猪就被五指分尸,分装于盘中。切完还在围观顾客的惊呼声中,将瓷盘高举过头,使劲在地板上砸得粉碎。一切像杂耍表演,看得眼花缭乱。那盘端上桌的猪肉也的确好吃,皮脆肉酥,到嘴到肚。吃完才觉得油腻,盘底竟汪着一层猪油。团里不少女客吃不下,有的只轻轻吻了吻下猪皮,就推开盘子,急急忙忙找身上挂满国王亲授勋章的老板去合影了。

百年老店开在古城广场上,头顶是两千年前建造的古罗马大渡槽,巍然屹立;桥下络绎不绝的男女,男的大腹便便,女的丰乳

生活杂谈

## 台历上的星星

□泰兴 赵晋成

家庭相册

每至年终岁末,夫人总要再三叮嘱我买本新的台历回家。结婚几十年了,年年如此。台历除了用来查看日期,另一个功能是记事本。夫人喜欢在上面勾勾画画,记录下家庭发生的重要事情。我和孩子们的生日或有特别纪念意义的日子,她会提前在台历上画颗星作为记号,生怕错过。

记得同我结婚后不久的一天,我随县歌剧团在南京的人民剧场演出。晚上演出结束后,我正在乐池里收拾自己的乐器,乐队的同事们突然奏起了《祝你生日快乐》的乐曲。就在我一头雾水时,舞台上的灯光渐渐暗去,夫人端着点了蜡烛的生日蛋糕,微笑着从台的一侧缓缓向我走来。我这才突然想起,那天是我的生日。她并未事先告知,一个人乘长途汽车从泰兴赶到南京来,给我送上了一份突然的惊喜。回想起来,这是我过得最为浪漫的一次生日。

后来我们有了女儿,每年新买来的台历上

## 冬日随笔

□南京 清小禾

金陵琐记

栖霞山的枫叶红,银杏湖的银杏黄,金陵城里这些著名的美景自不必提,就是随兴步入莫愁湖,偶遇湖畔一棵高大的乌桕,那抹冬日里鲜明的火红,也仿佛燃到了你的心里。

在六合的大泉湖畔,有个不为人知的“小九寨沟”——止马岭森林公园。公园周围草木茂密,山林幽静,寻一个温暖的午后,踩着落叶,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,往深处去,便一眼就能看到池杉林。素有“百鸟天堂”之称的池杉湖湿地公园美成了画卷。高大的杉树染上红意,变得色彩斑斓,湖泊宽阔,水清见底,湖边草木枯黄,芦花摇曳,一派迷人景象。

愚园,更像是一个调皮的孩子,暗藏了许多惊喜与美好。枫叶正是颜色最好的时候,艳丽得如云霞一般,一丛丛、一簇簇,释放着热情似火的一面。翠竹伸出院墙,常青树依旧郁郁葱葱装点着白墙灰瓦。

在灵谷寺,穿过古朴的韵泉拱门,长长的石板路两边是葱茏的古树。疏影横斜,阳光像是被打碎的琉璃盏,洋洋洒洒地落了一

肥臀,应该都是当地不健康饮食习惯营造的丰满。陡然想起南京当年风靡一时的四大名菜:美人肝,实际上就是鸭子的胰脏。这在吃不饱的年代或许是美味,如今讲究健康,已经没人敢再领教,也就算不得美味了。

同行的团友出发前做过攻略,除了蛋挞和烤乳猪,西班牙的海鲜饭也是一绝。而且他们查得门清,西班牙海鲜饭尤以瓦伦西亚为最,所以又请导游提前预定,到瓦伦西亚当晚就去吃海鲜饭。哇,好大一盘端上来,黄澄澄的米饭里裹着通红的大虾,还有扇贝、蛤蜊等许多乱七八糟我们叫不上名儿来的海洋生物。满怀期待吃上一口,妈呀,米饭是夹生的,硌牙,大虾似乎也不甚新鲜,头都离壳了,隐隐透着一股腥气。尽管导游提前打过招呼,说老外吃海鲜与我们不同,不喜欢活蹦乱跳就下锅,而是放在冷库里,冻死了再吃,但大家还是对这并不新鲜的海鲜提不起兴趣。终于有人一推盘叉,大声说,还不如我们的扬州炒饭好吃,还死贵!立刻引来一片会心的欢笑,有人还翻老账说,烤乳猪也不如我们南京的烤鸭,太肥,也贵。亦有人反驳,说我们出国就是品尝没有尝过的洋味儿,不能什么都跟家乡比,更不可只比价格……

终于回到国内。辗转十几个小时的飞机,再从杭州机场大巴接送,团友们早已饥肠辘辘。到南京已是华灯初上,大家互道再见,各奔东西。还没到家,手机叮一声,就有性急的团友,在群里发了一碗皮肚面,好大的海碗里软颤颤堆满了金黄的皮肚,碧绿的小青菜打底,嫩俏俏的猪肝露出尖尖角,鲜红的辣油烘云托月般滋润着丝丝面条,热气袅袅,隔屏仿佛就闻到扑鼻香气。这个家伙,大概还没到家,拎着行李就坐在路边吃起了张府园的皮肚面(老南京人都喜欢称“寡妇面”)。须臾,叮一声,老门东的蒋友记锅贴;叮一声,三元巷的杨家小馄饨……团友们争相晒出自己回国的第一餐,满屏乡愁,沁人心脾!老婆看我满脸馋像,挑逗说,你想吃什么?

“吃什么都行,只要家乡味儿就好!”我说。

又多了一颗星星。无论工作多么忙,夫人都要为我女儿织一件毛衣,作为生日的礼物。女儿出去上大学后,她总会提前把毛衣织好并给女儿邮去。她认为织毛衣是人间最温暖的一种表达方式,一针一线里有她对女儿的情感与祝福。

再后来有了外孙女,那本每年必买的新台历上自然又多了一颗星星。从外孙女一周岁生日起,外婆便为她存上了第一笔“教育基金”作为生日的贺礼,之后每年都会提前一天去银行存上一笔钱。

又到了年终岁末买台历的时候,这回没等夫人交待,我早早地就买好。这么多年来总是她给我和孩子们画星星,我却从来没给她画过。那天,当我悄悄在台历页面上找到夫人的生日,并画上一颗星星时,夫人在一边看见了,笑着说:“我自己的生日我记得,你是大忙人,就别为这事操心了!”我望向夫人,有几分尴尬地说了心底的愧疚:以后,每一年的这颗星星,请让我为你点亮。

地。漫长的行道,不禁想起了“曲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”。

在大报恩寺,清水河桥旁,风铃随风起舞,宛若奏起了一曲宛转悠扬的曲调,历史的余音在这里回荡。风铃下悬着的一个个祈愿木牌,诉说着美好的希冀。门前一池清水,倒映出了蓝天白云温柔的模样。微风不燥,阳光正好。

在玄武湖、中山陵,黄叶纷飞,夕阳跳跃在梧桐叶的缝隙之间,冬风吹过时,卷起一地金黄。爬山虎的落叶堆积了好几层,藤蔓缠绕着古旧的小角门,深深浅浅的红色点缀出了独特的诗意。正在炒的板栗发出了“沙沙沙”的碰撞声,甜腻的味道在马路边纷飞。

当天鹅、白鹭、大雁等越冬候鸟陆续飞抵石臼湖,一场“石臼飞鹭”盛景拉开帷幕。它们或低空踟蹰,捕鱼食虾,或变换队形,漫天飞舞,在清澈的湖面上翻转盘旋,用华丽的身影带来了视觉盛宴。在无风的日子,乘坐着明黄的水上列车,望向窗外的一刻,顿觉美景没有尽头。

## 坐火车的感觉

□南京 徐廷华

往事随风

## 主动说话

□山西平陆 王会亮

鸡毛蒜皮

多年前读作家铁凝的成名作《哦,香雪》,隔了那么多年,主人公香雪的形象一直深深地留在我脑海里。那些山村的孩子多么渴望城里的生活,盼望能坐上一回火车,感觉一下坐火车的滋味。

我生活在大都市,看火车和坐火车对我已不是新鲜的事了,而且工作后不久,我竟然与火车打了半辈子交道。每每坐上火车走南闯北,看着那从窗外掠过的湖水、田野、村庄、山峰、树木、云彩,像在窗子上放电影似的。

早先坐的火车是蒸汽机车。火车头乌黑乌黑,高高大大,车头后挂着十几节绿皮车厢。每次火车启动时,火车头鸣叫时会喷出浓浓的烟雾,其实不是烟雾,是一团团白色的雾样蒸汽,随风直飘蓝天。鸣叫声中,我忽然感到车身“咯噔”震颤了一下,那是火车启动时的一个惯性,接着就听到脚下车轮滚动的“切嚓切嚓”“嘎啦嘎啦”“啾啾啾啾”“轰隆轰隆”的声音,这声音由车速的快慢变化着,由轻微渐响,由缓慢而快速。到了下一个站点,停顿前,火车也同样的会“咯噔”一下,坐在车厢里的乘客会不由自主地左右晃动,这时可听到火车头传来一声长长的“扑哧——”的沉重叹息,那声音似一个老人长途跋涉跑累了,歇下来喘出的一口粗气。记得有次停靠常州站,这是个大站,停顿时间略长,我步出车厢,看到铁路工人在给喘息后的火车头加煤加水,速度之快,动作之麻利,配合之默契。那情景,让我想起在农村看到的老牛耕田途中,农人给牛儿歇一歇,加食。待火车到上海时,暮色已落下来,经过的村庄零落的灯火闪烁在暗夜里,随着火车的移动,一跳一跳的。

渐渐的,火车的模样变了,不再是黑乎乎的庞然大物,车种也变成由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,最终变成了似黄鳍头一样的流线型的动车,色彩也由绿皮车厢变为橘红色、银白色车厢。

一次我北上京城,坐的是“和谐”号动车。车厢里的环境果真与过去大不一样,坐位间距大了,一人一位,空间显得宽敞多了,还可以调节坐位的角度,微微斜躺着。车厢里不再有“站票”的人,不再有人挤人,不再充斥着汗臭味、哭闹声和各种刺耳的怪声,一切都是静静的。有人在静静地看报,有人在低头玩手机。不知道它是怎么发动启程、停靠站台的,恍惚间一个车站就到了,回望时又一个车站到了,一点感觉都没有,唯见窗外的风景迅速地闪过。我只在车厢里迷迷糊糊睡了一觉,列车已到了山东济南。

我又想起了铁凝笔下的香雪,“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,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、新鲜的清风”的火车,曾撩起她多少的期盼。或许这个孩子长大后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外出打工,一趟趟奔跑在铁路线上;或许她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,每年乘火车,回到她那停靠一分钟车站的故乡;或许这个从山村走出的姑娘后来走出国门,到更广阔的五彩缤纷的天地里发展,她坐过世界上各种火车,感受过她孩提时代想都没有想到的坐火车的感觉。她不再在那停车的一分钟里踏进火车,用四十个鸡蛋,换来了一个带磁铁的泡沫塑料铅笔盒,过那样一种苦涩的人生。

“香雪”是铁凝塑造的一个山村孩子的形象,但我相信,生活中会有许多像“香雪”这样的山村孩子,从渴望见到火车,到亲历坐上火车的感觉,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。

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事例?有些人看起来很面熟,但你们遇见从来没有打过招呼;有的邻居同住一个小区多年,可你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。

我住在这个小区10年了,9层建筑,我住在3楼,每天上班早出晚归,与邻居们相互联络的机会少之又少。然而,每天上下班,时常会遇到一位接送孩子上学的女邻居,看样子和我年龄相仿,可能住在6楼?7楼?或者8楼?我们两个见面从来没有说过话,大概我们都是不喜欢主动搭讪的那种人。

前几天的一个傍晚,我们又一次在楼下相遇了,我是下班回家,她应该是接孩子回来。我本来是走在她前面的,拿了钥匙开了楼道门后,发现她距离我不足十米。因为从来没有说过话,我担心同乘电梯尴尬,所以我又返回到摩托车旁边假装取东西。如此这般,她就会“先我一步”走进楼道,待她坐电梯上去后我随后再进楼也无妨。可是,万万没有想到,她开了楼梯门后,居然一手拉着门等我过去,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走,急忙走过去,和她一起走进了电梯。她首先开口问我住几楼,帮我按了一下电梯按键。为了打破尴尬局面,我问她的孩子上几年级了,她笑着答道二年级,然后也问我的孩子上几年级……就这么简简单单、来来回回几句话,打破了僵局。

最近几天,我又先后遇到过她两三次,我们互相打招呼,改变了原来从不开口的尴尬局面。我暗想,同样的困惑大概也曾曾在她的心头吧——到底怎么开启这样的对话?

和面熟的人打声招呼吧,做一个主动说话的人。请相信,只要你开口,别人不会不理你!